

法国人将福建梨园戏改编成话剧—— “莫里哀”遇上“董生与李氏”

本报记者 郑娜

4月，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泉州古城吹来法兰西的浪漫之风。为当地人所喜爱、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梨园戏，近日被来自法国的戏剧团队改编，以“法式话剧”的形式登上梨园舞台。

中国传统戏曲改编外国戏剧题材已十分多见，但反过来却比较罕见。当古装换成洋服、闽南方言变成法语、南曲变成法文歌、压脚鼓变成尤克里里（一种拨弦乐器），梨园戏与莫里哀风格戏剧产生的化学反应、呈现出的舞台效果，无不令观者拍手称赞、大呼过瘾。

有趣的改变

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文辞清雅、曲乐优美、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泛流传于福建、广东、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各国华侨居住地。

2014年，梨园戏第一次赴法演出。在法国巴黎MC93剧场，因为太受观众欢迎，演员返场次数多达十次以上。演出结束后，法国几大报刊《世界报》《快报》等都详细介绍了赴法巡演的剧目《董生与李氏》，评论不吝溢美之词。

《董生与李氏》是梨园戏的精品剧目，取材自现代农村题材短篇小说《乌鸦》，讲的是老书生与寡妇之间的爱情故事。法语剧名《La Veuve et le Lettré》，直译即寡妇和文人。该剧曾在2003—2004年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选中获得专家评委满分，被誉为“几乎无可挑剔”的“罕见之作”。

MC93剧场总导演帕特里克·索梅尔回忆，自己第一次观看梨园戏《董生与李氏》时，就大为震撼：“演员的表演无与伦比，剧本出类拔萃，当时我就有了重新演绎的想法。”

此番改编的《董生与李氏》有3个版本，分别由法国导演大卫·勒斯阔、让·勒内乐·木安和帕特里克·索梅尔执导，法国演员出演。改编后的故事框架没有太多变化，但是戏却完全是不一样的戏了。

导演大卫·勒斯阔的版本，比较像当代话剧，身着古装的法国版“李氏”登场，梨园唱腔变成了法文歌，董生诙谐幽默，

虽然语言不通，仍引得观众爆笑连连；导演让·勒内乐的版本比较像传统话剧，独白很多，“董生与李氏”被带到现代，穿着西服、长裙、高跟鞋，演绎出一场优雅的法式浪漫爱情；导演帕特里克·索梅尔则让“李氏”成了画家，“董生”看着像侦探又像贼，大胆而富有想象力，有点法国电影的感觉。

艺术的互通

为了最佳演出效果，泉州梨园剧院当晚只出售了100张门票，100个观众在现场感受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

市民董先生是个“文艺青年”，平时闲暇喜欢看梨园戏。与许多年轻人印象中的不同，梨园戏近几年出了不少新编剧目，比如《董生与李氏》和《节妇吟》，剧情紧凑，没有老式的拖沓，年轻人也看得津津有味。在他看来，法国版《董生与李氏》和《节妇吟》虽然带有鲜明的法国特色，但内核却是共通的，即便听不懂却仍然可以看得懂。

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一对孤男寡女的对子戏，没有大乐队，没有布景，没有华丽的舞台和服装，即使换成外国演员，也照样可以演绎人生的精彩。

“梨园有很多当代戏，这是我喜欢它的一个地方。《董生与李氏》和《节妇吟》，都跟当代社会或者说人类有相当大关系，他们具有广泛的戏剧艺术魅力。”帕特里克·索梅尔说。在他看来，这两个作品中的“女性”“爱情”“死亡”不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情感的共鸣点，所以尽管

历史、文化、语言和戏剧程式不同，也不会对法国演员产生障碍。

反而，通过近距离接触，法国导演和演员对梨园戏有了更深的理解。“古老梨园戏的选段对演员不是一种约束，而是给予更多的自由。”帕特里克·索梅尔认为，梨园戏在情绪和欲望的部分表现方式上超过了法国戏剧。

对此，《董生与李氏》的编剧王仁杰表示，法国话剧有莫里哀传统，手法跟中国戏曲完全不一样，很难进行比较。不过虽然价值观和艺术表现手法不大一样，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能借此得以交流，效果很好。

更多的交流

“艺术表达有很宽的路，外国人来演我们这么古老的一个剧，而且在舞台表达上这么的自如，这说明人的艺术感觉是共通的，没有国界。”国家一级演员、福建梨园戏实验剧团团长曾静萍说。在她看来，梨园戏的改编新颖而又独特，超乎自己的想象，这正是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和包容开放之处。

据了解，法国演员们到泉州后，学习了梨园戏的表演方式。举手到目眉，分手到肚脐，拱手到下颏……经过中国艺术家的示范，法国演员在唱念做打中，领略着中国戏曲细腻充沛的情感和独特的表演方式，并逐渐体会到中法戏剧艺术的相通之处。

几天的相伴和交流下来，中法两国演员逐渐从隔阂走向默契。当导演将中国版“董生”与法国版“李氏”组合在一起即兴表演，两位演员之前并没有任何准备，语言也不相通，但竟然摸索着表演了下去。最后，当“董生”想要去脱“李氏”鞋子的时候，来自法国的“李氏”却出其不意地将“董生”搂在了怀里，这种法式浪漫让导演为之惊喜不已。

“中法两国的艺术很远却又很近，只要有好剧本、好导演和好演员，同一题材，不管是中国艺术家还是法国艺术家演绎，都会非常精彩。”从北京赶到泉州观看演出的法国驻华使馆文化教育合作参赞罗文哲表示。

“国外有不少优秀的戏剧曾被中国导演改编演绎，但外国导演改编中国戏剧还十分有限。”曾静萍说。多年来，她一直想把梨园戏带到全球，如今这个愿望正在一点点实现。“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把东西做好，带到全球的可能性才存在。”她说。

（本文图片来源：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

链接

不用担心接受不了中国戏曲，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演员演技精湛，他们在舞台上所有肢体语言都非常出色……曾静萍的手像是轻盈的飞鸟，她把心内那个思念情郎的女子放飞了。如果想理解这个剧种的表达力，你必须去看去听，《大闹》（《陈三五娘》中著名的一出，记者注）所表达的哀怨不输普契尼和贝里尼的作品。观看梨园戏演出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快感，这个剧种的音乐、唱腔、剧本和演员的肢体表现结合得天衣无缝。

——法国《世界报》评论福建泉州梨园戏



▲年过90的老人张道干，在节目中寻找他的入党介绍人。他解放前入党，但因抗战中资料被烧毁，新中国成立后没人能证明他是党员。他又特别固执，坚持自己不能二次入党。在节目里他找到了当年的入党介绍人，终于恢复了党籍。

《等着我》再度回归荧屏

“让你哭着笑”

文 纳

为一碗儿时的蛋炒饭，儿子寻找母亲15年；为报救命之恩，一位重度烧伤患者千里寻找救治医生；为圆当年承诺，年过花甲的老兵替素未谋面的战友寻找母亲……

近日，以寻人为主要内容的央视公益节目《等着我》再度回归荧屏，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求助者寻找亲人和朋友。

真实的悲欢离合

自2014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推出后，《等着我》成为数百档综艺节目中绝对的黑马。

节目开播以来，观众看到了被遗弃却依然坚强乐观的白化病女孩，看到洪灾中救人不留名的恩人被找到，看到拐卖孩子的人贩落入法网，看到离家出走近5年的女儿出狱时父母热切的眼神，看到了年过90的老人寻找入党介绍人，看到了不同历史时期之下中国人最真实感人的悲欢离合。

这些故事，全部来源于真实生活，给人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就像一首歌里唱的：“我多想找到你，轻捧你的脸。我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流泪之前，保管你的泪。”

太多离奇的、苦难的、超出任何一个编剧想象力的真实人生，就这么在节目中娓娓道来。在这些故事中，所有感人至深的情节和细节，编剧和导演都无法安排，也无须安排，因为那些历经岁月真诚心灵发酵的情绪，那些在记忆中已磨砺了千百万次的细节，在特定的氛围之下，自然会完美地展现出来。

真诚平实的表达

让《等着我》独树一帜的除了节目内容，还有真诚而亲切的表达方式。

首先，在求助者讲述及寻找的整个过程中，看不到刻意的煽情，也看不到其他一些综艺节目的大明星、大投入的配置，还原寻人的过程全貌成为播出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其次，主持人在节目中的设定是“蒙在鼓里”的状态，所以，主持人的各种状态都是真实的，所有的情感都是在现场由内而发的，而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应该说，这对于主持人来说要求是非常高的。带着一颗平常心到节目中的倪萍，卸下华丽耀眼的衣服，简简单单、干干净净地出场了。重返主持舞台的她，在节目中成为一位温暖低调的倾听者。很多美好的感人故事，在她不急不缓的膝膝长谈下得以流畅地表现。而事实证明，无论什么时候，真诚、善良、平实的表达都是观众需要的。

帮助人，传递爱

“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多时候是在被别人期望当中，特别是那些离散家庭，等待他们的其实就是亲人或者像我们这些不是亲人的人能够帮到他们。”倪萍说，《等着我》是一个需求节目，也是一个精神上给予安抚的节目。

正如节目制片人杨新刚所说，《等着我》实际上是一种“心灵公益”。每一个看过节目的观众都会发现，这是一档“让你哭着笑”的节目，曾经有网友在网上留言：“看《等着我》真是哭到不行，可是又想看看，看到这么多分离那么多年的家庭可以团聚，就是哭出十包纸巾也值了。”

一句玩笑式的评论却让人看到这个节目的意义所在，那就是通过普通人的故事让观众产生代入感，直接将问题摆到观众面前，用一个个饱含真情的实例带给观众以反思，从而将充满爱和正能量的正确价值观传递开来。

据了解，《等着我》聚合了政府、明星、专家、志愿者以及全媒体的力量，已搭建起全方位的权威全媒体公益寻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1万人发布了寻人信息，每天至少能帮助一位求助者。

“五月音乐节”奏响“巴洛克”

国家大剧院第八届“五月音乐节”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举行。5月1日至21日，以“盛赞！巴洛克”为主题的“五月音乐节”，将通过20场各具特色、内容丰富的室内音乐会，为观众全景展现巴洛克音乐的独特魅力。此外，音乐家们将深入学校、街道社区、博物馆等地进行23场公益演出。

发布会当天，管风琴演奏家沈凡秀、钢琴演奏家盛原共同出席，向观众介绍了管风琴、羽管键琴等最具巴洛克时代气息的乐器，展现演奏方式及作品，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新颖的“巴洛克音乐公开课”。

（文 冰）



▲《董生与李氏》是梨园戏的精品剧目，经典版由裘万里和曾静萍所扮演。

《董生与李氏》：迥异于京戏的世情美卷

张 敞

佛经里面说佛陀有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董生与李氏》的美也是一笔无法写尽春秋。自1993年首演以来，它的剧本、作曲、舞美、主演获奖无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它不仅一下子成了梨园戏的魁首，甚至连“新编戏”这三个字若干年来附着的贬义，都有荡涤一下的意思。

《董生与李氏》改编自尤光风伟的短篇小说《乌鸦》，讲的是富户彭员外临终前，请董生负责监视李氏，不许她移情再嫁，董生却逐渐与李氏发生私情。整场戏只有五幕，演员仅有八个，主角不过两人，道具简单甚至台前连一张椅子也没有，桌子只在屏风后，舞美干净，主配角的服装也简约精致。最巧妙的是，梨园戏把它的台子设计成有大约十度的倾斜角，所有演员出来，都

感觉是扑面而来——有那种生活气息的逼近。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戏！若按京戏的行当划分，除了李氏和两个书童以外，剩下的五人全是丑。虽然如此，又各有风貌。董生“亦庄亦谐”，彭员外“又丑又谐”，小鬼甲乙是“谐而又谐”，而妻子梅香“怪而又谐”。人间趣味正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的创造中。妆容里，梅香令人最为印象深刻。她的面容如提线木偶，行走也像傀儡戏一般，提着灯笼，小脚一寸一寸挪上台来。那种木偶般的提拉感，就让全剧走出了古意。

旦角曾静萍扮演的李氏，她的美在京剧行当里似无法归类。她那么活生生，开朗又美艳，虽然是对董生有意，却演得贞洁。李氏像是山泉，看得见底，听得见叮咚，可是不闹。她又像是闽

南人眼里的妈祖娘娘，身上有仙气，却因为是渔家女儿出身，而更有浓浓的世情。裘万里演的董生，风生水起，在第三幕《登墙夜窥》中，他三次垫石攀墙，既有程式，又无程式，能化程式为生活，若干年来我没在台上看到过如此好的做派。

他和李氏配在一起，如怪石配清泉，悬崖得乱云。裘万里演冬烘先生的迂直可爱，即使在偷听时，听到李氏在吟“东邻多病萧娘，西邻清瘦刘郎”，他也不忘点头说：“嗯，是元人小令。”当第四幕董生闯入李氏房中后，董生窘迫、害羞、萌动、惭愧，裘先生演来也层次井然。更不可思议的是，我没见过一个戏曲演员可以只用“轻声词”就能演戏的，他却可以。在一幕遥看李氏的戏中，他连着用“嘘、嗯、暖……”，没有一个实字，却把情

绪转折得令众人惊动，天下了然，真是神乎其技。

可以说，身段繁重的两小时，裘万里的步伐、语气、表情、眼神，直如王羲之《兰亭集序》写“之”字，有错落之美，十四个“之”不许一个见重样。梨园戏的唱与京戏不同，京戏里总有一两段酣畅淋漓的主要唱段。梨园戏没有。它是揉成生活，没有特别咏叹。又如京戏在主角演唱时，其他角色都不动，体现一种电影版的定格和特写，使人神醉。梨园戏却是主角在唱，配角也各行其是，却不冲突，它是剧场的全视角，像现代舞。

这一出《董生与李氏》，作为地方戏，用闽南语演出了人间世情，两个主角一美一谐，是美女和狮子的组合，也是真正的角儿的艺术。看它如在夏夜吹凉风，可识生活真美，又陶然而忘忧矣！